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神探科顿系列

之

**JERRY
COTTON**

卧底生涯

群众出版社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卧底生涯

慕峰涛 译

2005 年·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生涯/(德)科顿著;慕峰涛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4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ISBN 7-5014-3389-5

I.卧… II.①科…②慕… III.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022 号

卧底生涯

著 者:(德)科顿

译 者:慕峰涛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李连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84 千字

印 张:5.5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ISBN 7-5014-3389-5/I·1431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1.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

——关于神探科顿

四十年来，杰瑞·科顿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冒险经历。四十年来，他每个星期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艰苦的打击犯罪斗争。他的工作场所是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他的任职单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的身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

杰瑞·科顿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好打抱不平，希望有朝一日能藉此为主持正义而战。18岁那年，他身揣仅有的57美元40美分来到纽约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他在纽约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骗子，被骗走了47美元。他遇到的第二个人是警察，因过马路闯红灯被罚款5美元。他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单纯质朴的年轻人，并聘



用他为夜总会的门卫。布雷里克的夜总会位于珍珠街，是一个赌窟，亦是纽约最受欢迎的地下活动场所之一，常聚集着一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只有那些答对暗号的人才被允许进入。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杰瑞·科顿开始对纽约产生了兴趣。一天午夜，一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停在了夜总会门前，从车上走下了被全美紧急通缉的第四号人物吉姆·皮克福特。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已经对这家夜总会监视很长时间了。他想跟在吉姆·皮克福特的后边走进夜总会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但遭到了杰瑞·科顿的阻拦。

他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然后出其不意地挥拳将杰瑞·科顿击倒在地。紧接着，在夜总会的舞池里发生了殴斗。在此期间，杰瑞·科顿觉醒过来，并协助受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将罪犯缉拿归案。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活跃在打击犯罪斗争前线的一对好搭档。

从此以后，杰瑞·科顿当上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的办公室位于联邦广场26号，曼哈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办公楼的第26层。在这里，我们也能找到他的上司，联邦调查局纽约区分局局长约翰·德·海先生和他的女秘书海伦。杰瑞·科顿有联邦调查局这个巨大的机构作自己坚强的后盾，但在紧急时刻，他要依靠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同事和好朋友菲尔·德

克尔的帮助。

杰瑞·科顿的夹克衫里虽然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一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威森特制左轮手枪——但那只是用来防身自卫的。即使在每次的冒险行动中都有人不幸而死，但也并非是杰瑞·科顿之初衷。他宁愿冒生命危险去保护弱者和无辜免遭不幸。杰瑞·科顿，公正的执法者，从未无故出手伤过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开枪。说他是名猎人，毋宁说他是一名保护者，而且他时常为能帮助他人而感到高兴。即使是在他心情不愉快或被激怒的时候，他也总是能公正执法。

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已经同犯罪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尽管他看上去十分严厉，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粗野，但他仍保持着年轻的和友好的天性。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杰瑞·科顿，即使与他擦肩而过，可能也不会认出他来。

杰瑞·科顿不是超人。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冒险经历中忍受各种打击。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他都保持本色不变。他热爱自由，憎恨犯罪。杰瑞·科顿只讲原则——善必胜，恶必败。

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警官，杰瑞·科顿总是严格执法，给人以安全感。

杰瑞·科顿曾是一名烟民，但并非嗜烟如命。尽管没有人要求他戒烟，他亦已摒弃这个恶习。他每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天的主要进食就是汉堡包、热狗和浓咖啡。他很少能有时间踏踏实实地吃完一整块牛排。他很喜欢喝威士忌和啤酒，但这对他来讲几乎就是一种奢侈。他没有时间去享受。

杰瑞·科顿喜欢孩子、动物和他的那辆红色美洲豹越野汽车。它的最高时速甚至能达到每小时238公里。他买这辆车的钱从何而来，他从未向外界透露过。

1954年以来，描写联邦调查局特工杰瑞·科顿冒险经历的系列侦探小说《神探科顿》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它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最有成效的侦探小说系列。

四十年来，《神探科顿》已被翻译成15种文字，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总销售量已达7.5亿多册。《神探科顿》堪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代表。每一本都自始至终充满着悬念，情节紧张，扣人心弦，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出自一位迄今为止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的匿名作家。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各种充满血腥的侦探小说充斥于图书市场。为了向其挑战，1954年秋季，第一部以杰瑞·科顿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出版面世了。自1956年开始，《神探科顿》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侦探小说系列出版，最初是每两星期出版一本，然后是

每星期出版一本。

很多年来，联邦调查局特工一直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上惩恶扬善。

序

她的皮肤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很明显，这个百年不遇的夏天所带来的炎热天气使她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真是热死人了！”她叹了口气，蜷曲在那张法式大床上用充满诱惑的目光望着我说，“天气热得让人光着身子都受不了！我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呢！如果是在南达科他州的家里，我早就跳到小河里凉快去了。你知道的，就在那清澈的水流从岩石上倾泻下来的地方。那才叫爽。”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你还记得那里吗？就是电视中经常作广告的那个地方？”说到这里她深深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但是在这里……”她突然不说了，伸了伸胳膊，然后让它们落到丝绸被面上，被面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摩擦声。这一切似乎在说，我应该自己去想象她在纽约所失去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部描述美国南部的电影中的情节，有些夸张、沉闷和色情的色彩。我指的



不是电视剧，而是典型的好莱坞老片。空气就像一身湿热的甲冑把人紧紧地包裹着。天花板上装着一台吊扇，它的叶片懒散而无力地转动着，就像一只年迈的秃鹫在坠落前那舞动着的翅膀。在我的旁边，窗台的左上方，有一个铁皮匣子正在发出嗡嗡的声响。它里面就是那台所谓的空调。这台空调的冷却系统也许已经好几年不起作用了，现在只有它那个大风扇还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它把室内那令人窒息的空气连同劳拉的香水味抽出去，再把曼哈顿树阴下四十度的空气吸进来。太阳所到之处，不管是纵横交错的街道，还是那些坐落在房屋和摩天大楼之间的后花园，连空气都像被煮沸了一样。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现在呆着的这间小屋里的室内温度达到了四十五摄氏度。我穿着牛仔裤、T恤衫和轻便的帆布鞋，觉得还可以应付。而劳拉却以酷热作借口，似乎理所当然地在我的面前脱得一丝不挂。

劳拉的全名叫劳拉·哈里斯。

她懒散地伸展四肢躺在床上，多少有些淫荡地向我作出诱惑的动作。

我为自己点上一支香烟，反正房子空气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房间想象成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种植园主宅邸里的卧室。外面是一个庭院，庭院里的树上长满了西班牙苔藓。再远一点是一片棉花田组成的白色海洋，在那羽绒般的

白色中不时会露出黑色采棉人那弯曲的背影。而我就是那个种植园里的皇上，正在和一个有着雪白肌肤的情人一起寻欢作乐。

但是，眼下这个房间却在曼哈顿，在第八街一所旅馆的六层楼上。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旅馆也不是一所真正的旅馆，它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娱乐中心。

劳拉其实并不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就像我不是真正的贾斯珀·康尼克一样。

纽约的现实逼迫我们去扮演现在这种出路不明的角色。劳拉长得确实很漂亮，她身材苗条，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她像无数中西部的女孩一样，走进了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是和那些在这个世界商业中心，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服务的众多的脱衣女郎和妓女们相比，她的发迹很迅速，没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劳拉并没有陪伴那些单身旅行的商人多久。在她工作的那间俱乐部里，当她第一次见到达缅·肯内利时，她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马上开始向这位衣着华丽的犯罪集团的花花公子投怀送抱。

她成功了，因为达缅是个识货的人。他马上认识到，在众多的姑娘里劳拉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她热情、幽默，有着迷人的身段，散发着一种极具魅力的性感，并且她很聪明，过人的聪明。

而我则是以贾斯珀·康尼克的身份打入肯内利这



个犯罪集团家族的，同样很成功，因为肯内利喜欢手下人无条件地尊重他。在成为新的约翰·戈提*后，他尽情享受成功的感觉。尽管聪明潇洒的约翰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了奥尔·卡普纳的声望，但达缅·肯内利还是幻想着，要成为一个比他们两人加在一起更有名望的人。所以，他在自己的队伍里更看重那些可以无条件信任的男子汉。

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肯内利和那些世代沿袭下来的黑手党家族不同，他没有自己可靠的班底。就连那些效忠他的手下也只是把肯内利看做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

当我们联邦调查局在曼哈顿中心区消灭坎贝提犯罪集团后，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多年来默默守候在藏身洞穴里窥伺方向的匪徒，一下子全都涌进到这个真空地带里来了。肯内利凭借着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手段，在一小撮暴徒的帮助下收服了这个地方。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肯内利就把原来属于坎贝提的地区据为己有。他控制了非法的赌博、卖淫的生意，也控制了原先属于坎贝提犯罪集团的酒吧和饭店。肯内利因此不断地招募新人，随着权力的膨胀，他需要更多的走卒来保卫他的权力。因为这

* 当时纽约黑手党坎比诺家族的首领。戈提在1992年被纽约的一家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一切都发生得十分迅速，他在选择人上就不可能过分挑剔。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几个月前，我就以贾斯珀·康尼克的身份开始了卧底的工作，在纽约的黑社会从一个无名小辈开始混出了一定的名声。但是，我的个人背景和有关我的传说，却百分之百地确有其事。一个月前，我被临时抽调上来作为肯内利的保镖。

一切顺利。

但是，在七月里这个炎热的下午，我还没有找出我所面临的问题的答案。

劳拉明明是肯内利的女伴，她为什么还要勾引我上床呢？

“来吧！”她像看透了我的想法似的，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她眨了眨眼睛说：“不要告诉我说，你不能忍受我。”

我猛地吸了几口烟，透过香烟的烟雾望着她冷笑着：“我看来得另外找个借口了。比方说这天太热……”

她一下子爬了起来，眼睛里闪着恼怒的火花。她的声带已经准备好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她连一个音节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因为就在这一瞬间旅馆大乱起来。

1

一个声音通过扩音器在楼层里响了起来。这个声音从下面向上，向各个方面传播着。声音似乎引起了地板和墙壁的共振，一直传到所有的角落。

“注意，我们是联邦调查局！请不要抵抗！我重复一遍：我们是联邦调查局！举起手来，慢慢地从房间里出来！我再重复一遍……”

这是菲尔的声音。它到处响着，震耳欲聋地敲打着人们的耳膜和神经。

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在大楼里到处响着。

只有我知道，这不过是下面的同事们在演着的一场戏。在前面这几分钟里，菲尔和其他同事向着天花板和墙壁射击，以便使这场戏演得更逼真一些。尽管这样，事情随时都可能引起真的死亡，演变成一场真正的生死之战。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要想让我的计划成功，我们就必须去冒这个风险。

我迅速地离开墙壁，一个箭步跨到床边，抓住劳拉的手。

“下来！”我向她喊着。

她乖乖地听从了我的命令。她已经完全被吓呆了，赤裸着身子从我的身边滚到了地毯上。

“我的天哪！”当我要跳起身子来时，她苦苦哀求我说：“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的上帝，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啊！”

“躲到床底下去。”我在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的同时，已经向门口跑去。在我打开房门时，我又稍稍使自己镇静了一下。

枪声要比平常响一倍。

“不要离开这里！”我命令说。“明白吗！我马上回来。我先去接达缅甸，然后我们一块走。懂吗？”

“好，好，好的！”她抽泣着说，“我的上帝，千万不要丢下我不管啊！”

“那就老实呆在那儿别动。”我把门拉上。当我转向右面，开始快跑时，我摸出塞在裤腰后面的贝雷塔手枪。

走廊里铺着红色的地毯，墙壁也绷着红色的布料。黄铜做的壁灯散发出暗淡的光亮。日光根本无法照到这里。

肯内利的管理中心设在“东海岸大厦”的六楼。东海岸大厦是这所色情旅馆的名字，听上去很响亮。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些纽约的经理人目前暂时还不能把来自近东和远东的商业伙伴安置在这里。不过这好像并不会给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反正在纽约这种场所多的很。从日本人在纽约的房地产市场购买地产时开始，这种场所到处都是，就像雨后冒出地面的蘑菇一样多。

我放开大步奔跑着，那激烈的枪声就好像穿过走廊向我身后射来。

但这只是一种错觉。

按照行动计划，离第一批同事们登上六楼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肯内利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紧靠着内院。在那里有消防梯和通往隔壁大楼的逃生通道。“逃生”二字，指的是发生火灾这类自然灾害时的情况。

我一边跑，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着。肯内利对灾难的预感从一开始就有些与众不同。不过他还不可能知道，我们已经把今天这个七月的日子安排成了他个人的滑铁卢。

枪声停了下来。房间里空无一人。离热闹的事发生还太早。我的脚步声在地毯和墙壁上发出回声。尽管我觉得这段路程用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只用了几秒钟。



又是错觉。

最里面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了。

我根本没必要去猜想，就知道那是办公室的门。从门里闪出了人影，一个接一个。动作很快，也很匆忙。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我的计划了。

“达缅！”我在楼上传来的嘈杂声中大声喊着。“嘿，达缅，怎么回事？你难道要丢下劳拉和我，自己逃跑吗？”

他们像撞在玻璃墙上一样突然停了下来。

这帮人中有一个家伙我不认识。

我继续奔跑着，右手伸向背后，我的手紧握着贝雷塔手枪的枪把。

“快跑！”穿着奶油色夏季西装的肯内利向我喊道。尽管天气炎热，他那条丝绸领带仍打得规规矩矩。他那双手工制作的意大利皮鞋肯定是在他的两位主要贴身保镖护送他到东海岸大厦谈生意前，刚刚在街角的擦鞋儿童那里擦过。他那金黄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经过修理的眉毛下的那双眼睛迅速向我扫了一眼。“快，你回去！你去照顾那个荡妇！”

奔跑中的我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了，仿佛已经不认识这个世界了。“达缅！”我气得大声吼叫着，“你他妈的混蛋，我想这不是你的真心！我现在去找劳拉，然后我们一起走！你难道还以为我看不出你想夹着尾巴逃跑吗！”